

汕头文脉【花地·海湾】

犹见陌上花开

□陈泽楷

一方素帕寸心知

□洪梅

周日的一次断舍离，发现一本诗集里夹着一方浅蓝色的手帕，精致的绣花有些泛黄。从前的手帕也好看，最是那低眉的女子，精致的，一针一线，年少时曾经倾心于木心的佳句，未读完的诗装饰过我的梦，于是收藏着一方手帕，成为青春岁月里温柔的书笺。

手帕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符号，它是我自己亲手洗涤的第一件物品，带着太阳的暖香。小时候的我们，胸前或者肩上都会别着一块手帕，用的是亲肤妥帖的棉布，用它擦汗擦眼泪，擦弄脏了的小脸和小手，擦拭我们灰突突的童年；上小学离家远，外婆怕我早餐吃不饱，常常用手帕包了热乎乎煮鸡蛋藏在我书包里，暖心又暖胃，还用它包过桑椹和杨梅，让我在学习之余仍能感受到一份甜蜜；也曾无数次用它玩丢手绢的游戏，还用手帕扎成小老鼠、花篮、小包，比赛谁能叠得像、叠得快；手帕的四个角一扎就是一顶小帽子，下雨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就顶着这样的帽子跑回家。上中学时爱美之心逐渐觉醒，手帕都成了变美神器，体育课上，如花似玉的女孩们喜欢用手帕在手腕上扎一个别致的结，或是往后脑勺一挽扎成一束马尾辫……灵动轻盈的身影伴随着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，手帕翩翩，成为我青春岁月里最为生动的一枚注脚。

有些东西退场悄无声息却让人怀念，手帕里的欢声笑语、风花雪月都只能在记忆里生动鲜活。更多的时候，是在诗词、小说、戏剧中见到它，隔着岁月的烟尘，遥望到了各种各样手帕情致婉转的风姿。

汉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有句“阿女默无声，手巾掩口啼”，方知手帕最早是用来拭泪的，到唐朝时“缠得红罗手帕子，中心细画一双蝉”，薄薄一方手帕系上香囊，藏在衣袖之中，便承载着无尽连绵的婉转情意。它还有一个别称叫“蛟筋”，在古人诗意美丽的想象中，手帕正如美人鱼织出来的薄纱，珍贵却又易逝，于是便有了忧伤的况味。陆游借《钗头凤》“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蛟筋透”表达对唐婉的思念。

手帕也是古人随身之物，既是生活用品也是身份的标志，尤其对于女子更是一种闺私，两个女孩子义结金兰称为“手帕交”，踏雪寻梅、亭台对弈、琼楼赏月、文阁刺绣，深闺里朝夕相处如一方手帕般温暖贴心。虽然袖珍却承载了凝重的眼泪，缓解人们的哀伤。我们通过手帕得以窥见古人生活的一颦一笑、万般情态。

前朝的苏惠与英俄威武的娶适成婚后，恩爱无比，她将丈夫的相思写成回文诗，用五色丝线织在一方锦帕上，带着远人的约约，寄赠边关的爱人。明朝文学家杨慎被贬他乡后，收到夫人捎来的一方白手帕，他吟成一首诗——“不写情词不写诗，一方素帕寄相思。郎君有意翻覆看，横也丝来竖也丝。”丝便是思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一方罗帕寄相思，良媒未必胜红绡。古代无数风流才子佳人传奇故事中，通常是待字闺中的千金小姐偶遇俊雅书生，“不小心”丢了一块手帕，书生若有意便会捡起，将自己的手帕假装还给小姐，两个人彼此心领神会，暗自定情。小小手帕传达的是欲说还休的情意，是谈情说爱案例中离不开的经典道具，撮合一段良缘，成全了一双璧人。

相比于朋友圈中买了钻石的情侣却依然陌路天涯，我更佩服古人对于信物的坚守和对幸福的笃定。在潮剧戏曲中，才子与佳人演绎的信物，有苏六娘那缠缠的白玉坠、金花刘永的荆钗，更有陈三和五娘香罗手帕作表记，并蒂荔枝为定义，不同信物见证的是一样的情意。后来潮汕地区流行“换手帕”的习俗，男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，互换手帕定情，然后才是订婚、结婚。手帕里藏着思念的月色，藏着暗恋的泪痕、藏着信守的诺言，赓续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独有的隽永与缠绵。

每次读到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四回总是特别感动，黛玉探望挨父亲打的宝玉，哭红了眼。她离开后，宝玉放心不下，遣晴雯送了方帕手帕给黛玉，却以不下的过客。我看自己在程洋冈拍下的相片，刚换了春天的外衣，夏天的衣衫，很快又换上秋天的、冬天的衣裳——不眨眼，一年也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一年，或许简单，或许复杂，或是轻松，或是艰难，反正是这普罗大众来说，总有些不同。而多了一圈年轮的榕树又会是什么心境？风吹过，仰头看这老树，它竟巍峨得枝叶一动都不动。这树如真的有灵性，是那种悟透了的，再有什么风抗雨抗的，不管多少年都是一个瞬间，要理会都有些懒了，且高且远地看着便是——看过潮汕著名画家杜应强老先生画的榕树，那榕树也总给我这种感觉。老先生画的榕树下总有耕牛，我想着，这牛是一种象征吧？气桑的老树，这牛真是生气勃勃。人间的日子总归还是要这样，和耕牛一般劳作、生息，闲来去那榕树下打个盹。黄昏时那榕树很像驿站，停留着人和牛片刻的闲逸。

朋友告诉我，程洋冈的夏夜，坐在池塘边、榕树下，看满天繁星，思绪可以抵达很远。这种叙述给我一种深刻的诱惑，我隐隐觉得那样的时刻，人与自然应该是声气相通的，可是至今，我仍然邂逅不了这么一个夜。

于是想着，这程洋冈终究还是要常来的。榕树下坐一坐，逍遥派一样，与这浮华的世界隔一点距离，渐渐地，生活的细节被稀释，像杜应强老先生笔下的榕，眉眼疏淡，一水牛，慢慢地踱向画面去……

往的那些记忆便会被重拾起，如潮涨般在脑海里纷至沓来。我终于明白，无论走出多远，内心总留有一块柔软的位置，用来存放儿时那些“陌上花开蝴蝶飞”的日子，那些温暖的记忆，还有乡亲们日复一日、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劳作的情景。

诗人泰戈尔说过：“我曾寻遍全世界，却在家门口草叶的露珠上发现了整个宇宙。”不期然，在回家的路上邂逅了这陌上花开，亦算是此行的另一意外发现吧。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，想到此，禁不住俯下身来，捧起一株花叶，轻轻地拭去身上的尘土。

间的阡陌里，年年岁岁，生生不息。它们仿佛只属于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就如一生都没走出村庄的父老乡亲们。“生前富贵草头露，身后风流陌上花。”人生啊，何尝不像这陌上之花，即便没有轰轰烈烈，平平实地开放，亦会有历久悠长的暗香，不时氤氲在别人的记忆里。

现在想来，其实呵，我不曾忘却开在阡陌的小花，就像没有忘记童年的日子一样，那些美好的时光，陌上之花，一直开在心灵的深处，挥抹不去。或许它只是被遗忘的生活挤到时间的角落里，或许它只是偶尔遗落在乡村的阡陌中，只需一个偶然的日子，一次不经意的路过，过

个个落荒而逃。最喜欢的，是深秋的田野，暑热已退去，花卉依然可见，还有金灿灿的成片稻浪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，蔚为壮观。垄沟里劳作的乡民，望着希望的果实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……

乡村的生活留给我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，尤其是这陌上的花，以致多年后，我在城市的梦里，仍不时闻到童年时的那些花香。而今践行在径道之中，心里还犹如有一只猛虎，在细嗅着这若有若无的馨味。喜欢这陌上的花，疏散错落，自在随意，仿佛不为谁而开，而是生命的一种自然绽放。它闲适恬淡，却丝毫不影响生命的张力，小小的花儿在乡

累了，随便找个土埂席地而坐，随手摆弄着脚下的花草。

岭南的气候，四季泾渭并不明显，即使是在冬天，菜畦里、阡陌中，亦不乏各种各样的小花，有千日红、满天星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花儿，它们小不起眼，静开在乡土之中。远远望去，有的在风中欢快地舞蹈，像极玩伴挥动的小手。有些株叶与花蕊上还留有未晞的露水，如银珠一般，娇嫩鲜活。偶尔可见几只蜂蝶，在花蕊之上盘桓栖息，许久不去，有时候还会发现草虫，像顽童一般，钻在花下的泥巴里伸缩脑袋，折腾不止。一次为捕捉一朵白玉兰，我被躲在湿草丛中的小水蛇



华侨公园 黄庆伟 摄



2022年4月，由汕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、汕头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“侨乡故事”影像征集活动在汕头举行。经征集、评选，共有100幅/组影像作品入选，现将部分入选作品分期展示，以飨读者。

琴说

□沈琼华

与琴结缘，在很小的时候……或者，更早……音乐就流淌在我的天性中，潜藏在我的血液里……又或者，三千年前，我就是那位倚洛水而坐、抚琴而歌的女子，含泪送别那情深款款、仗剑天涯的男子，一袭白衣，长发飘飘，遗世而独立，倾国而倾城……

最初的因缘，起于87版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，见黛玉焚香清坐，抚琴操篋，一曲既罢，疑为天籁，至今那古朴浑厚、飘逸超逸的琴音仍如吉光片羽、雪泥鸿爪闪现于灵魂深处。又见那琴高古无华，不过一段木头、七条丝弦，却似中有万古无穷音，心想，原来这就是奶奶讲的，伯牙子期、高山流水、万世知音的故事。

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开始啃甲戌本《红楼梦》。我一只心在书上，懒得理其他，谁知，如此一读，一部《红楼梦》便是一生了。

读到书中一细节，很有意思，不禁莞尔。一日，宝玉翻看黛玉琴谱，见那文字密密麻麻，闻亦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因笑说：“妹妹在看天书。”其时，心中想着那“天书”不知是何模样，何其好玩，或许长大后能得一见，更可弹弹那琴，也来一曲《高山流水》……

这个“天书”便是琴的专用指法谱，称作“减字谱”，它是我国唐代曹柔总结前人的经验后始创的，借用汉字的偏旁、部首作符号，以表示右手或左手的弹指及按弦的指法，再把这种偏旁部首与弦数结合在一起用以表示弹奏的具体运用方法。

一个减字谱就是一篇好文章。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，或者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画，表现的是一种意境，体现的是一种留白，黑与白的极致简单的艺术，可是言有尽而意无穷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。

读到第八十九回，宝玉往潇湘馆来，因问黛玉：“妹妹这几天来作诗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自结社以后没大作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倒瞒我，我听见你吟的什么‘不可懈，素心如何天上月’，你搁在琴里，觉得音节分外的响亮，有的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你怎么听见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那一天从蓼风轩来听见的，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，所以静听了一会就走了。我正问你：前路是平韵，到末了儿忽转了仄韵，是个什么意思？”黛玉道：“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做到那里就到那里，原没有一定的。”

心中细细咀嚼那“人心自然之音”，只见其中妙趣无穷，那“琴”已在心里……虽宫商未动，却神闲意定，那“琴音”也便早在心里了……

长大后，读东坡先生“吾有一张琴，五条丝弦藏在腹。有时将来马上弹，尽出天下无声曲”，方觉这“人心自然之音”是何等远见，与东坡先生“尽出天下无声曲”、李白“大音自成曲，但奏无弦琴”、陶渊明“不解音声，而蓄素琴一张，无弦。每有素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”之大境界正相契合，妙哉！

由此，与琴结下千古之缘，实在有趣……

巷陌深处是人家

□蔡妙芳

走进这乡里，带来的一支笔即秃了，描不出巷子里青石板之间岁月的森森然。

程洋冈这地方，我们这里还是叫“大娘巾”觉得亲切些，像邻居，有学名，可是相见，叫起儿时的土名，所有的往事会浮起凸现，不再有有时日相隔的陌生感。我经过这里多次，最远的一次是二十年前，放暑假的时候，骑单车从澄城往隆都店市访一同学，摘她家厝后香雾树的果实，车踩至中途，便到这大娘巾。一眼望去，溪水清清，大榕树的倒影婆娑在水里，远远地有人影行走着，像会动的水墨画一般——这村落沉静地落在视线里，一瞥便难忘。

现在的老村落，能一成不变保持旧有美感的已是难寻。程洋冈的巷子里，有些老屋改建了，依照原有的秩序，由厝变成楼，二层或三层，崭新的。好在改动的人家不多，走进村子里，仍是那种熟悉不过的感觉，静态的，然而有气韵流动着的美感。每条巷子都有名字，有叫三房巷的，有叫纺车巷的，还有叫梅轩巷的，巷名如此书卷气，教人很想探究这些巷名的来历，估计探究下去会是一本厚厚的《程洋冈巷陌小考》。

这村落不大，却有一股沉实大气氤氲着。有一次，我在巷子里乱逛，见一杂小商铺，摆卖些简单的油盐酱醋，店名赫然叫“宁静斋”，又贴了副对联，上联“东边休闲地饮茶听戏趣谈奇闻怪事”，下联“南畔买卖店运米送油不论烈日雨天”，横批则是“来则安之”。没有胆量的早吓呆了，见了乡民说不了话：“这些人都是什么来头？不是传说中避世隐居的大儒后代？”后来，我和程洋冈人、考古学者蔡英豪老先生说起这事，他告诉我，“宁静斋”原是一个药材铺，它同“卫生馆”同是程洋冈有名的妇科药丸产地，它牵动着两个医学世家望族，从卫生馆、宁静斋里走出的名医，遍布东南亚，数也数不清。

原来，这沉静的古街里，真的是藏龙卧虎，于是，再走进这古街，望着那古老的檐角下新萌的绿意，我思量着，这程洋冈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

知的历史传奇？

程洋冈里，似乎每条小巷不论纵向横向都是狭长的，像潮汕民居中特有的花巷，或者有些草莽英雄气息。在明代，程洋冈也确实出过一个梁山泊好汉一般的人物——林道乾，他集众反海禁，大搞海上武装贸易，他的海上拓殖活动，遍及南亚诸岛国，曾名噪一时。可是夜色下，我们细观乡中地名遗迹，发现其实又没有半丝草莽气——中国字很奇怪，一两个字，有时会让人联想到字更多的含义。像富、轩、庐、第，还有小筑、山房、家塾、陋室，你会从这些字眼想到什么？走在程洋冈的巷陌之间，不经意抬头处，便总是见到门楣上刻着这些字眼，“乃秋庐”“仰止山房”“梅园”“仪轩祖祠”，还有“大夫第”“儒林第”“中宪第”“八郎祖宗第”。这深深庭院里，过去和现在，又居住着些什么人？

不经意行至“宁静斋”处，喝店主一杯浓浓的工夫茶，店主问：“你们谁呀？人夜了还来这里看老厝角？”是啊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这程洋冈多了，每一座厝角头都显得意味深长。

多年前，看到汕头的李立群兄写的歌词《居住》：让花居住在树里，让树居住在鸟鸣的声里。让飞鸟居住在天空里，让天空居住在鱼儿的眼睛里。让鱼儿居住在水里，让水居住在原来的山谷里……我想，程洋冈这一百多棵古老的榕树，就居住在乡民日常起居的生活里。

每次来，大榕树下总有人。苍苍的榕树皮一般的脸，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倚着硕大的树干而坐，不管多少人，都仿佛是这榕树的一部分。如果是夏天，还会有红泥火炉，一壶工夫茶，这真是村子众多平常日子里普通的休闲时光，可是每次看到，我总有些恍惚，这场景移在一百年前，也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
我询问过，为什么程洋冈有这么多的榕树，乡民说，不知道，反正自我们出生，它们就在那里。这对白写在纸上，仿佛有种禅意，但是大榕树是不理会这些的，古老的树根深地气地钻入土地里，这树一和地气相通，越发挺拔着。如果根